



1940-1970

江苏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江苏短篇小说选

(下)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0年1月第1版

198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500册

书号：10109·351 定价：1.30元

责任编辑 蔡玉洗

目 录

梅英	蒋光焄(1)
灵芝	张 周(28)
老马和小马	夏 阳(45)
惊蛰	殷志扬(58)
父女	蔡之湘(72)
金双鹿	王瑞芬(78)
达到国家标准	海 笑(96)
算盘	李有千(116)
知错必改	任 千(125)
六封信	刘国华(140)
葛师傅	陆文夫(152)
春风桃李	王 火(163)
老潘和我	枫 亚(176)
神手太保收大鹏	詹一先(190)
担子	吴克斌 方泽甫(198)
三个难题和两个学生的故事	刘振华(210)

风雨桃花洲	季冠武(228)
小兵铁蛋	李华岚(257)
不掺水的人	周鸿铸(271)
注意, 从这里起飞	程 玮(283)
献身	陆文夫(294)
五月里	刘殿学(317)
理发师的手艺	赵 践(328)
调动	恽建新(335)
蚕豆早熟	季冠武(360)
墨菊和金菊	王人斌(394)
高挂的风灯	赵 沛(409)
内奸	方 之(420)
李顺大造屋	高晓声(454)
不为自己	薛海翔(475)
在深处	顾尔鐸(499)
扇子	吴凤珍(527)
春寒	李 潮(539)
不会忘却的山歌	凤 章(559)

梅 英

蒋 光 焰

“各位旅客，蚌埠车站快到了！到蚌埠的旅客请准备好下车啦！”列车员手执着喇叭筒，殷勤地打着招呼。车头上拉响了一声长鸣的汽笛，列车徐徐地靠上了站台。

我将军用皮包背在肩膀上，右手提着帆布箱子，随着下车的人流涌出了车站。当走在街口的转弯处时，目光就被广告栏里贴着的一张大海报吸引住了：“专署泗州戏剧团于今晚七时半在解放剧场公演淮北解放区名剧《嫦娥冤》。编剧，代琦。主要演员，华东会演一等奖获得者梅英……”

“梅英！”我忍不住喊了出来，也来不及向下细看，急忙叫下了一辆三轮车，向解放剧场奔去。

迎着解放剧场大门墙壁上挂着的电钟，时针已指向七点三十一分。票窗紧闭着，上面闪烁着“客满”的霓虹灯。从剧场里传出了咚咚锵锵的锣鼓声。我焦急地转了一个圈子，拎着箱子，径直向场内走去。

“喂！同志你找谁？”一个女服务员拦住了我。

“嗯！……找梅英同志！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我，我叫代琦！”

“代琦？……”那女服务员忽然大睁着惊奇的两眼，对着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说：“呀！真对不起，梅团长正在演戏。”

“我就是赶来看她的戏的！”

“那好！就请进来吧！”

我被安排在音乐池里的一个空位上。

坐定以后，我面对着尚未拉幕的舞台暗暗地念叨着：“梅英……梅团长……华东会演一等奖获得者……我会不会找错人呢？……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呀！”

这时，锣鼓打了一个剪锤，三弦奏起了熟悉的音律，打幕后传出了一个女高音的叫板声：“我嫦娥……喜盈盈哎……哎……哎喜盈盈……哎哎咦……”

“是她！”我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脱口而出。我虽然与梅英分别已六年之久了，但对梅英“张口二里半”这句淮北老解放区人民给予她的称赞还记忆犹新。随着一阵苏锣鼓声，扮演嫦娥的梅英手提竹篮迈着轻盈盈的脚步，翩翩如飞的出现在舞台上。当她走到舞台右角尽头时，一个鹞子翻身又稳稳地站在台上面对着观众。台下观众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是她！果真是她！一晃六年了！我还是六年前调出淮北泗州大众剧团时，看到梅英演嫦娥时表演过这个优美的动作，可惜只看到一次，也是梅英来大众剧团戒了大烟后的第一次。而今天表演的鹞子翻身动作比六年前显得更加矫健，更加富有舞蹈美了。六年的变化多大啊！

那是一九四二年我在淮北行政公署敌工部工作时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行署直属队全体人员集合在大操场上，看梅英主演的《杨金花夺帅印》。我和区党委宣传部长老潘坐在一条板凳上。潘部长是上海人，看泗州戏不太懂，他知道我是当地人，边

看边问我剧情，我就逐字逐句向他讲述着。台上宣布休息十分钟，潘部长定要我蒋穆桂英捧着帅印训杨金花那一段重新表演一下。我是个爱出洋相的人，每每到直属队开晚会总是少不掉我的节目。不是“拉魂腔”就是大鼓词，既然潘部长要我献丑，那我不客气地用双手代替板子拍打着，老着脸皮学着梅英的腔调重又哼了一遍。

“呱呱叫！想不到你老代还有两下子！”潘部长翘起大拇指，操着一口上海话夸奖说。

不几天，我被潘部长叫到宣传部。当我跨进门槛子，屁股还没沾上板凳，潘部长就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恭喜老代！你高升团长啦！”潘部长是位以风趣出名的人物，我认为他又和我逗笑哩！

“哎呀！部长同志，谢谢你的抬举！可俺老林里冒不出那股青烟唷！”

“老代同志，往年的皇历不能看了呀！”他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组织部已开好的介绍信，往我手里一搁，“你看看吧！”

这下可把我难住了，我是个帮大工出身的，从小未进过学堂门，参加革命以后就干“敌工工作”，整天价就是在据点里跑，没有好好地学过文化。潘部长看我望着那张介绍信发楞，他大概想起我不识字，赶忙又把介绍信拿了回去说：“来，我念给你听吧！梅英同志：兹介绍代琦同志到你团担任团长，兼编导工作……”

我没听完都发懵了：“哎呀！那咋行呢？我是个外行呐！”

潘部长却笑咪咪地说：“你上个星期天看戏时，不是给我解说得头头是道吗？又是什么字正音圆啦，抢板夺词啦，呶，你还当场表演过一段哩，对不对？”

“嘻！”我当时以为他在出我洋相，谁知他却留着心呢！

我想，糟了！这回子可赖不掉了。我左思右想还是不行，我斗大的字认不到两口袋，怎能去当那个团长，又兼个啥编导呢？这回子我可要谈谈自己的意见。可不论我咋说，嘴皮子都磨烂了，还是不行。俺那位潘部长呀，他是知识分子出身，大洋学生，你不知他多会讲哩！他说呀，这个任务很重要，根据地巩固扩大了，“双减”推行以后，人民生活改善啦，文化生活不跟上不行啦！剧团是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呀等等。我在党训班就听过他的课，他一坐下来一讲就是几个钟头，我今天遇上了他就象孙悟空碰上了老佛爷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他的手心。

“通哩，通哩！部长同志，我马上背背包就去，行吗？”我说罢站起来准备要走，可潘部长把我拉住了，他用手抚着我的肩膀头亲切而又严肃地给我谈：“现在，梅英班子已编成政府办的淮北第一个泗州大众剧团，希望你能给改造旧戏班子开辟一条新道路。”

临分手时，他一再叮嘱我：“要很好的团结住刚从敌占区争取过来的梅英，她是淮北最有名的泗州戏艺人。这个班子也是她领来的。她虽在旧社会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，但还年轻，要耐心地帮助她，使她成为人民的艺人。”

其实，不用潘部长介绍，我对梅英比他了解得多。抗战以前我就看过她的戏。梅英十四岁时就成了淮北一带红极一时的“拉魂腔”旦角了。她不但文戏唱得好，在武戏上，也是一个难得的刀马旦。她不但唱腔高圆——“张口二里半”，而且花腔很多，具有独特的风格。加上她扮相漂亮，人称“拉魂腔”中的“凤凰”。那时，梅英的班子是很难接到的，她的戏场子总是挤不动，淮北人哼泗州戏，都学她的腔调。后来梅英越唱越红，她的班

子就被她的干爹——淮北最大的地主桂老贯接到蚌埠去了。在蚌埠过了七年多，她经不起那帮有钱有势的豪老们的吹捧、威胁、利诱，终于被拉下水了，堕落了。她学会了吸老海、抽大烟、酗酒、打牌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这一次她到根据地来，是因为她班子里大都是淮北根据地人，对家乡近几年的情况怀有好感，加上组织上派人做了不少工作。可是梅英还是打算试试瞧的，不行还要回蚌埠去。我当时想：能使她在解放区多留一个时期就不错了，要把她改造成人民的演员，可不简单哟。

当天下午，我背着小包袱怀着沉甸甸的心情，来到宣传部向潘部长告别，潘部长又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组织部已决定给我配个“洋秀才”作助手。当他报出那人的名字时，我感到有点失望了，原来他说的“洋秀才”就是我的爱人朱慧。她念过两年学堂，比我文化高不了多少。我想向潘部长提议，不让她去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组织上已决定就让她去吧！

上灯时，我和朱慧赶到小崔集南头一个大庙里找梅英。她正横卧在一张用两条长凳支起的庙门板上，手里端着一根黑黝黝的烟枪，对准罩子灯的火头吱吱地抽着。我一看，心里就觉得不是味儿，勉强走到她跟前，打了一个招呼，把介绍信递了过去。她欠起身子瞅了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念给我听听吧！”我猜想她也和我一样不识字，就把那个介绍信递给朱慧念了一遍。梅英猛抽了一口烟，把烟枪往盘子里一搁，面带气色地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！我正不想领这个班子哩！你给潘部长说，我要回蚌埠去！”这就是她给我这个新上任团长的欢迎词。

接着她又说：“代团长，俺的班子都是一个顶一个的，唱多少钱，大家就分多少，那你俩的份子咋拿呢？”好家伙！这明明说我们是吃闲饭的，想撵我们走哩！我虽然觉得这话刺耳，但我还

是耐着性子说：“俺俩是供给制，每月八毛钱边币。从行署那边拿。”打那以后，她没有再提这事，但我这个团长实际上降职当“司务长”了。

“代团长，团里的东西背不了啦，你找辆大车去吧！”

“代团长，这两天唱的钱不少，你去街上打点肉来吧！”

干革命就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嘛，先从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干起，也是个办法呀。思想通了，劲头也大了。剧团要搬家，我就找车辆，人马来到宿营地，我就找好房子，还特地给梅英找了个较好的住处，铺了个软床。开锣演戏了，我就忙着买米面和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菜，尽量地想法子少花钱，在饭菜上多弄些花样，炊事员嫌厌了，我就亲自动手。没事时，我就找演员拉拉呱、扯扯家常，不久我就和演员们混熟了。他们不再叫我代团长，而是亲切地叫我老代同志了。他们有想不通的地方，都找我来谈谈；连两口子吵架也来找我评评理。可是梅英呢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没有多大改变，也不知她从哪弄来的大烟只是抽，但不再敢那么大模大样的了。

先上来，她还嫌饭不合口味，常常发发牢骚。现在，她连牢骚也不愿发了，一天到晚，不言不语的绷着脸，看得出她心里更加苦闷了。我想尽法子接近她，想和她谈谈心，她总是带理不理的。不是装听不见，就是闭着眼睛装睡着。我这个人是一条肠子通到底”，肚子里有话是摆不住的，说出来才痛快，天天碰橡皮钉子，心里就好像憋住一个疙瘩，有点受不了。但一想到自己，有时思想不通，不也生过闷气吗？何况她是新来解放区的，又是享乐惯了的人呢？一个人的心情平静了，看问题也就不同了。我渐渐发现她有一些长处：她有一种自发的职业责任感，做起戏来非常认真，哪怕是摆水袖，过一道门槛，她都一丝不苟。有

一回她唱杜十娘，当唱到被她的垂青之人出卖时，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，浑身颤抖起来。尽管台下发出一阵阵热烈的轰雷般的喝采声，但她却感到由于抽大烟过多，腰部发硬，四肢不听使唤，做的大不象以前自如了。散戏后，一头倒在床上，蒙着被子大哭一场。

和她在一起多年的老艺人是最能摸透她的脾气的，当她沉默寡言时，只有用和她讲戏经的法子，才能使她张开紧闭的嘴，而且讲起来没个完，以至废寝忘食。于是我就想到必须从这一方面着手帮助她。可难题又来啦，我虽会哼几句泗州戏，究竟还是大外行一个啊，但我再一想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不会就学嘛！拿定主意以后，我就拜了两个舞台上最有经验的老艺人作师傅，开始学起泗州戏来了。可是，有人却笑话我说：“老代啊，八十岁还学吹鼓手哩！”我不理会那一套，天天念叨着八义呀，天仙呀，盘桓呀……等韵调，扭着脚跟，踏着叮叮当当的锣鼓点子，真是“钢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”，在老师傅的苦心教导下，慢慢地有点门路了，遇到他们讲戏经时，我也能插句把嘴了，还不时上台扮演个不重要的角色呢。有的老战友遇到我说：“老代啊，你真不简单啊，装龙象龙，装虎象虎！”可我心里有数，离潘部长的要求还远哩。不久，剧团又到行署去演戏，潘部长见面就问：“老代哎，这回演个时装新戏好不好？”他好象打我一个咀巴子，我撑着张大红脸答不上话来。

“怎么，你去了几个月，一个新戏也没编出来呀？”部长看我窘得够呛，又忙说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听说你到那里也搞得不错啊，你给我谈谈团里的情况吧！”

我向他汇报以后，又把我准备帮助梅英的计划扼要地谈了一下，他说：“路子很对！那你就编一个女主角的新剧，叫梅英

去演，你在导戏时，多给她上点政治课，这不是帮助她的好机会吗？”

“唉！潘部长！我们两口子文化水平，你不是不知道的呀！哑巴看戏，就是能听到一点，也道不出来呀！”

“那好吧，饶你这一次，下回再拿不出来，可要刮你的鼻子了！”他说着，打皮包里拿出一沓子纸头递到我手里说：“这是给你们写的剧本《民兵英雄夏大嫂》，我是不懂泗州戏的大外行，还是跟你学的那点本事，不知道能不能用哩！噢，你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，就大胆的改吧。”我象拿到宝贝似的，一到剧团里，忙叫朱慧念给我听听。听完后，我连声叫好：“好得很！只要改得押韵就行！”

新剧《民兵英雄夏大嫂》就要开排了，全团的人都很高兴。梅英也答应演夏大嫂那个角色。可到了排演的那天，梅英又犯怪了。梅英演的夏大嫂是个勇敢的女民兵队长，敌人想尽了种种诡计也打不了她们的民兵大队，就设法抓住了她的丈夫，用重兵围住了她们的庄子，把她丈夫绑在庄子外边的一棵树上，威吓她说：“不投降，就杀了你丈夫！”可是夏大嫂含着眼泪、咬着牙，用手巾蒙上脸道：“不投降，不卖国，不当汉奸！”梅英试了几遍都不象，我就诱导她说：“当你心爱的丈夫被敌人刀压着脖子的时候，你怎么想呢？嗯？你那个时候在想啥呢？”你猜梅英怎么回答我的，她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，没精打采地答道：“我想抽白面！”说罢，一拨浪屁股就走了。

排这出戏，她闹的别扭可多啦，我不一一叙述了，只举这个例子就够了。为了排好这出戏，我和几个老演员象哄小孩似的好说歹说，才算勉强凑合着排了出来，很多机关听说俺团要演《民兵英雄夏大嫂》，都争着请到他们那里去演。最后，我们还是

同意先到夏大嫂那个区里去演，让夏大嫂本人提提意见。

开演的那天晚上，盛况空前，大场上的人都挤满了，连树杈上和麦秸垛上都趴满了人。锣声已经敲响了，梅英还卧在大烟灯盘子旁边不去化装。我只好亲自来请她，她一口回我：“身子不舒服，不能唱啦！”这一下可把我急坏啦，赶忙请了个先生来看。先生给她号号脉，又摸了摸额头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大毛病。”看来她是不想演了，我只好向观众表示歉意说：“梅英得急病了，改日再演吧！”当天晚上，姐妹团、妇救会，还有好些男女民兵都来慰问梅英。夏大嫂也提着一篮子鸡蛋和油炸馓子，匆匆地赶来了。她伏在梅英的身边，问冷问热，又要梅英搬到她家里去，说是吃喝方便。来往不绝的人流到深夜才陆续散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梅英把我找去了，她神情懊丧地坐在床沿上，两眼有点红肿，象夜里哭过的样子。看见我来了，把脸背过去，喃喃地说：“老代同志，今天演出吧……”

“急什么，等你的病完全好了再演嘛。”

她打鼻孔里喘了一声粗气说：“我……我没有病……都是我自己折磨自己……”她把话顿了一下，忽地抓住了我两只胳膊颤颤地说：“老代同志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眼圈一红流出了滚滚热泪。她抽噎着问我：“老代同志！……你……你看我能……改……改好吗？”

“能！一定能！”

“能！能！一定能改好！”她边擦着眼泪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能！能！……我一定能！”她用手帕捂着眼睛，默默地想了一会，问：“老代同志，你愿意拉我一把吗？”

几个月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了她那赤诚而又温和的面容。我也被感动了：“傻丫头！潘部长派我来，就是要我帮助你的呀！”

“那好！打今个起，我要戒大烟！”

我听了这话，心里自然高兴，但感到她烟已抽上好多年了，马上就戒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我正犹豫不定时，梅英气吁吁地说：“老代同志，你别瞞我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相信我说的真话，抽大烟的人都是软骨头。”她说说着拿起了烟枪，咬紧牙，狠狠地说：“你害我！你害我！”她噼哩叭啦将罩子灯打得粉碎，烟枪也扳成了两半截。

戒大烟以后，梅英比以前更瘦了。她的两只大眼睛深陷在眼窝里，精神萎靡了，但她还是强打着精神上演。

一天，团里接到通知，去慰问部队。那天下着毛毛秋雨，我们赶到那里迟了点，部队因有任务转移了，给我们留下了地址。我们决定连夜去赶队伍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上面下着雨，地下滑得巴不住脚。我和朱慧两个扶着梅英一步一歪地走着，正走到一个大洼里，四边不靠村庄的地方，梅英烟瘾上来了。我和朱慧两个架着她也挺不起腰来。

“咱们歇歇吧！”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朱慧提议说。

说实在的，我也累的精疲力尽了：“好！歇一会吧！”

不歇还好，一歇她睡在烂泥地里打起滚来。她时而低声呻吟着滚来滚去，时而紧咬着牙齿，伏在地上乱抓。

她约摸在地上呻吟若滚了廿来分钟，忽地静止了。我立时惊慌起来，耽心她会出危险，赶忙用手电筒一照，只见她将身子紧趴着，头拱着地，嘴里啃满了烂泥。两只污手还在抓捞着，已经把地上抓出了两个坑。我拿起她的手一看，啊呀！指甲都张开了，冒出了鲜红的血水。我打着电筒，朱慧给她擦干净嘴，包扎好伤口，又扶她艰难地坐了起来。她喘吁了一刻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走吧，烟瘾过去了……”她的两条腿好象瘫痪了一样，我们

俩使尽了力气也架不起来。这该咋办呢？剧团的人都走远了，要担架吧，四下里又没有村庄。我踌躇了一下，将身子蹲了下来：“朱慧，把她抱到我脊梁上来吧！”我背着她，朱慧挽着我的膀子，一步一晃地向前走着。“老代同志……我、我……唉，……怎么报答你呢？”她扒在我的肩头，呜呜咽咽地啼哭着。

由于烟瘾的折磨，加上秋雨一淋，梅英病倒了，连续发着高烧，有时还说胡话。我只得派人把她送到县里的一个医院里去了。慰问部队演出完毕后，我即赶到医院里去看她。医院住在靠大杆湖边的一个村子里，那里有一行行高大的杨树和枣子林，倒是幽静的地方。我进屋后，遇到了个戴白口罩的女同志，向她打听了一下梅英的住处。她指着一个四合头的大瓦房院说：“喏，你看！她就在那头，昨天来了个亲戚啊！”我边走边疑疑惑惑地想。穿过了一个柿树行，看到白门楼前，一棵枣树旁，拴着一匹脖子上系着一串铃的黑走驴；“哦！是他！是桂景新那个花花公子来了！”我和桂景新这位阔少爷早就熟悉了。他家住在桂家铺，和俺家相隔廿里。抗战前我在他家帮了八年大工，对他家的事摸得可透啦。桂老贯就是他爹，是桂家铺一带最大的财主。抱养梅英的干娘是个老财迷，又畏惧他的权势，便叫梅英拜他做干爹；桂景新的娘生了九个闺女，人家都说她犯了九女星，到她四十岁那年，好不容易到奶奶庙里拾来桂景新这个宝贝儿子，老俩口把他当作虎羔子来溺爱。“富家出败子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这小子从小就不喜欢念书，爱看个戏，顶喜欢看“拉魂腔”。长到廿岁时，混了个中学文凭，学校的门，再也不想跨了。整天背着一个钱褡子，里面装着大烟土和洋钱白面，一年到头跟着梅英的班子转，梅英的吃用都由他包了。

梅英的班子刚编到淮北泗州大众戏剧团的时候，桂景新来

过一趟，弄得梅英几个月不安心。这回梅英刚好一些，他又来了！这……我怀着一肚子不高兴走进了四合院。为了照顾梅英，医院单独为她设了一个病房。我走到病房外，见门掩着，用力一推，门开了，只见桂景新和梅英正对着脸卧在一盏烟灯下抽烟哩，见了我，两人都是一脸惊慌的神色。

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桂景新送来的。该死的桂景新，他竟敢又来拖梅英下水。我暂时没理他，先和梅英打招呼：“梅英，团里的同志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来啦！”桂景新却欠起身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……老……”他是想叫我老大领，我在他家帮工时，虽然年纪不太大，但由于吃的辛苦多，四十多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多的样子，所以他们都叫我老大领。他结巴了半天才叫出：“老代团长！请……请……”我没和他答腔，便把同志们送的慰问品一份份故意报着名字摆在桌子上，表示同志们关怀她的心意，看看梅英有啥反映，她“嗯、啊”两声，又不言语了。

我坐在冷板凳上，感到局促不安，不知说啥才好。这时梅英坐了起来说：“代团长！”你看她不叫我老代同志，又改口叫我代团长，这证明她和我之间又远了一层了。

“代团长，谢谢你和大家，我的病全好了！”“那太好了！全团同志都眼巴巴地望着你回去呢！特别是部队的同志们没看到你的戏，都觉得不满足，一定要我给你带个信，请你去再演两场呢！”梅英苦笑着说：“代团长，我的身子实在吃不住了。明天就跟干哥到蚌埠去，调养一个时候再说吧！”“要是身子实在吃不住，就多在医院休息几天嘛！何必到蚌埠去呢？再说你明天在潘部长那头总得打个招呼，还有你师娘和团里的同志，跟你一起那么多年，也得见见他们呀！”

梅英耷拉着头，面带着愧色，喃喃地说：“唉！我哪还有脸再

见他们呢？告诉他们，就说梅英死了！”她说着双手捂着脸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我耐着性子温和地和她谈，指出了她的前途，谈到了上级对她的希望，谈到了根据地人民对她的热爱，可是她一个劲地摇着头。

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些我都想过了。我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，你们别指望了。”话已说到了尽头，看情况再也无法谈下去了，我只好跨出了病房。深秋的夜晚，寒气逼人，但我却觉得太闷热了。我蹲在门口的那棵老枣树下，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，暗暗地埋怨自己：“要你这个共产党员有啥用？连个黄毛丫头都教育不好，咋向潘部长交代！……”

我一直想到半夜，把一包老烟叶抽光了，也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。“对！向剧团搬兵去！”我从大枣树上解下了桂景新的黑走驴，两腿一夹，一溜烟地离开了县医院。

第二天，太阳才有树梢那么高，我和剧团里最老的一位演员——梅英的师娘，带着大队人马又赶到医院。这时梅英手提着皮箱，桂景新提着大包袱，正在大枣树底下乱转，看样子，是找走驴哩。看见团里来了那么多的人，桂景新赶紧溜出去了，梅英想往里躲，可是已来不及了。“梅英！梅英！”大伙儿叫着她的名字，一拥而上，将梅英围了起来。梅英的师娘一把抓住梅英，象抱小孩一样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，用腮帮子贴着她的脸，噙着眼泪颤颤巍巍地哽咽着说：“梅英儿，我的儿，你在我怀里长大的，我待你象亲闺女一样，你舍得老娘娘……娘可舍不得你啊！……”梅英也紧接着师娘的脖子，眼眶里流出了热泪。

梅英和师娘不是普通的师徒，梅英三岁就被她养母用四斗红高粱的价钱卖进了戏班子，五岁头上开始学戏，梅英几套拿手戏都是师娘亲手教出来的，师娘待她就象亲娘一般。现在要